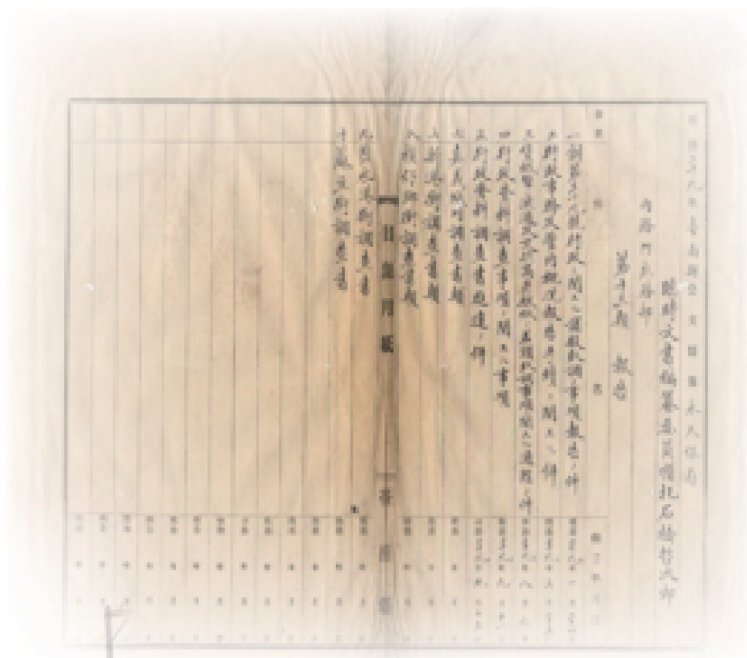


鹽水城垣調查探討

陳美惠*



*南榮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鹽水城，見證臺灣築城歷史，走過與自然抗爭、與入侵者搏鬥，保護鹽水居民的艱辛歷程，然而在清朝典籍文獻中，並不曾留下記錄。目前有關鹽水築城文獻，幾乎只有四座城門之名，其他如建造年代、構造、規模、及城樓形式等都不明確，使得想要深入瞭解鹽水築城這段歷史皆不可得，因此希望藉由這段歷史的重現，能還給鹽水城垣歷史原貌，以及新的歷史定位。尤其鹽水境內西門城址殘跡，歷經百餘年歲月，仍然獨自屹立於一隅，它是鹽水四座城門唯一留下殘跡者，也將是提供研究鹽水築城歷史最佳的見證。

本文將整合目前鹽水城垣相關文獻，並經由鹽水城垣田野調查方式，還原鹽水城垣大致的輪廓。內容包括築城歷史、城垣形態、城垣殘跡調查等。

關鍵詞：鹽水、鹽水城垣



一、前言

築城是中國既有的傳統，也是中國文化相當特別的一個內涵，它是一個地區的行政中心，舉凡各府、州、廳、縣都有自己的城池，以區分不同的統轄範圍。

興建城垣，是臺灣開拓經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措施，康熙年間，府廳各縣，俱未增築城垣，僅以荊竹木柵環插。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舉事，全臺俱陷，但在五十日之內，又為清軍收復，一般認為之所以亂民輕易攻佔，實為荊竹圍牆無險可守之故。因此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曾奏請興建臺灣府城，但總兵藍廷珍則以為不可，因為「兵在城內，民在城外……夜半賊至，呼城門而求救無及矣」。¹雍正皇帝亦認為「……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而臺灣變亂皆自內生……建城實有所不可」。²雍正反對建城不是毫無原因，早在清將臺灣納入版圖時，朝廷就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³而且臺灣乃海外孤懸之地，易為奸宄逋逃之藪，因此不宜廣闢土地以聚民，由此可知，清治之初，對臺態度採消極防範者多，故興建磚石城垣之議遂告暫緩。

臺灣郡治，缺乏藩籬之蔽，乃不爭事實，終康熙、雍正之年，為加強防禦，亦僅荊竹木柵或土牆為城，聊備一格。及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因荊竹不易防守，以致縣治履復履陷，乾隆皇帝認為與其失之復取，不如有城可守，因此乾隆五十三年（1788）諭令臺灣府廳各縣俱改建磚城。⁴自此以後，各府、縣、廳城，次第建

1 張炳楠，《臺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軍事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123。

2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論旨檔案彙編》〈第一冊〉，（臺北：文建會，2004年），頁68。

3 《清聖祖實錄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129。

4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築城檔案簡介〉，《臺灣文獻》49：1（1998年3月），頁106。



置，終光緒之年，據《臺灣省通誌》記載，臺灣共設三府十六州縣廳，除臺東、基隆、苗栗、南雅未築城外，共有城池十二座。⁵

事實上，清代臺灣的築城到底有幾座？依照學者李乾朗的看法，若連木柵或竹圍式的村鎮也算，那麼很難統計正確的數字。若以具有土城規模並設門樓者來計算，至少有二十九座，⁶其中即包括鹽水城。

鹽水城，見證臺灣築城歷史，走過與自然抗爭、與入侵者搏鬥，保護鹽水居民的艱辛歷程，但在清朝典籍文獻中，並不曾留下記錄。目前有關鹽水築城文獻，幾乎只有四座城門之名，其他如建造年代、構造、規模、及城樓形式等都不明確，使得想要深入瞭解鹽水築城這段歷史皆不可得。基於這個理由，筆者決定嘗試還原這段史實，希望藉由本文探討能還原鹽水城垣當年的歷史以及大致的輪廓。

本文將整合鹽水城垣有限文獻資料，和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意外發現學界尚未注意之史料，以及這段時間在鹽水所作的田野調查和訪問，希望一些新事證的出現，能對鹽水築城歷史有所助益，讓這段隱沒於正史典籍之外的史實，原始呈現。

二、築城歷史

臺灣城垣的建造，大多數是市街形成於先，城垣興築於後，除了少數城垣如臺北府城為事先規劃，再發展城內市街，多數則都是聚居在一起的住民，為了共同安全的考量，在官方的引導下建立的，可說是在文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產物。

臺灣的城垣，為清代所建，以面積而論，臺灣的城垣數量不少，建

5 張炳楠，《臺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軍事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124。

6 李乾朗，《臺灣建築閱覽》，（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94～95；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1979年），頁245～247。



造城垣的動機，主要有三：⁷

- （一）政治中心或設有軍事巡檢衙門之城市為防亂而築，多為官方建。
- （二）沿海城市，因係商業貿易之地，易遭海盜襲擊。
- （三）近內陸山區之城，為防番害。

依鹽水情況而論，第一、二項應是鹽水築城主要考量之背景因素。鹽水自明永曆十六年（1662）即由鄭成功部將泉州人何積善及范文章開始墾殖，而後鄭氏參軍陳永華次子陳漢光率泉州六百多人移民至此，墾地務農，漸成聚落；⁸又鹽水港因有通船之便，與大陸泉州、廈門等地進行貿易，市集漸次形成，往來諸羅與府城間，鹽水是必經之地，又是貨物轉運站，人口逐漸往鹽水聚集，一時成為南臺灣水路交通要地。由於部份街市、聚落已發展成熟，不僅是基於安全上的考量，主要也是鹽水從各方面評估，亦符合當時建造城垣之條件。

（一）就政治軍事因素而言：

鹽水港在清治的軍事地位，可由舉凡變亂發生時，鹽水港或為清軍駐紮儲糧之地，或為叛變諸軍攻克必爭之要津，反應出鹽水當時的重要性。鹽水在軍事部署最早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把總帶日兵八名的駐紮，⁹鹽水駐軍的層次及員額在康熙之際達到高峰，由臺協水師中營千總一員領兵一百二十名駐守。¹⁰文治機關則直至雍正九年（1731）佳里興巡檢司從笨港移駐鹽水，並於雍正十年（1732）建衙署於鹽水港。¹¹佳里興巡檢司移駐鹽水港的原因緣於諸羅城成立之後，縣治所在諸羅山尚未完全開發，所以將駐守佳里興的佳里興巡檢司於康熙二十三

7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1979年），頁244。

8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1；蔡清海，〈臺南縣鹽水港沿革〉，《南瀛文獻》30（1985年6月），頁183。

9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119。

10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兵制》，（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320、321。

11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臺灣文獻史料叢刊，頁66。



年（1684）遷往諸羅山代為看守縣城。康熙五十六年（1717），考量笨港人煙已盛，須設官經營，於是當時知縣周鍾瑄遂將佳里興巡檢司遷移到笨港。¹²雍正九年（1731）笨港改置縣丞，佳里興巡檢司就改駐鹽水港，¹³直到清末割臺。從佳里興巡檢司移駐鹽水港的過程，可以透析清廷在選擇新駐地時所考量因素，主要也是安全上考量，特別從歷次民變，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之亂、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之亂、嘉慶九年（1804）蔡牽之亂、道光十二年（1832）張丙之亂、同治元年（1862）戴萬生之亂等，鹽水因其地理位置以及港口的重要性，常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鹽水港一旦陷落，官方必定積極搶攻，確保嘉義、臺南間的安全通道，可見鹽水政治及軍事的功能與價值，自不言而喻。

（二）就經濟貿易因素而言：

鹽水為沿海城市，鹽水港發達於乾隆初期，嘉慶、道光發展最盛，據說當時鹽水人口達三萬或五萬之譜。¹⁴又據嘉慶二十年（1815）〈重修月港大橋〉與嘉慶二十一年（1816）〈重修里仁橋誌〉中記載，當時鹽水地位「嘉彰南北通衢」，¹⁵「處月港之區南北往來必經之地」，¹⁶足徵鹽水優越的地理位置。尤其由大陸（主要為廈門與泉州）或沿岸各港口駛來船舶，在鹽水港卸下布匹、陶瓷、酒類、菸草、木材、中藥、鴉片等，然後又裝載著番薯簽、赤糖、米、竹筍、福圓等出海，皆可證明當時鹽水港之繁盛，足與臺灣南方各港相提並論。從事這些航海貿易者通常稱為「郊商」，誠如乾隆年間之糖郊商趙相泉、金信義、金錦發與布郊黃濟盈；道光年間有李勝興、金順利、金寶順、金錦

12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41。

13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三職官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348。

14 吳新榮，〈臺灣南部的聚落型態(下)〉，《南瀛文獻》1：3、1：4（1953年12月），頁209。

15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局，2001年），頁83；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461。

16 郭瀛宗，〈鹽水鎮的滄桑史〉，《南瀛文獻》11（1966年4月），頁51。



發、金和順等五郊。¹⁷這些郊商的活動範圍也不只是侷限於鹽水四圍，甚且擴及臺南。咸豐六年（1865）鹽水港各郊踴躍捐獻台南天后宮續修一事，¹⁸足證鹽水財力之雄厚，不獨專美於臺南府。

從以上所述，可以初步建構出鹽水隨著商業、交通功能的增強，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尤其為了因應鹽水商業日盛、住民日繁的發展，將佳里興巡檢司移駐鹽水港，迄清末割臺之前的一百六十五年間都未曾再有改變而論，除了說明鹽水特殊的政經地位之外，也提供後人思索鹽水築城的重要歷程。

然而修築城垣，工程浩大，以清代官方建立城垣來說，通常是由皇帝諭令臺灣府廳各縣從事之，謹慎的話，還會親派大臣赴臺，負責規劃築城事宜，而修築城垣的花費，多則百萬兩，少則數十萬兩，視各地情況不一而足。¹⁹至於鹽水築城工程，異於其他府廳各縣，一方面是地方行政層級不及為一原因，另一方面也是鹽水的築城過程是在地方官民合作之下所建，更遑論沒有清廷官方的支助，其中艱辛歷程可想而知。即便如此，鹽水對築城的堅持，仍然有它的理想，試想，如果當時不是迫切需要，或是形勢所逼，鹽水應該毫無理由獨力去完成如此艱困之工程。

筆者認為，鹽水築城應該是在地方深思熟慮的情形下所做的決定，尤其築城在那當時，絕對是件大型的工事，如果沒有相對的人力、物力或財力支持，絕不敢貿然行事，尤其是在清廷毫無支援的狀況下。至於，鹽水何時築城？又為何築城？這個問題困擾學界已久，答案幾乎不是史料無存，就是無跡可尋。但對於鹽水築城歷史來說，時間絕對是個關鍵點，築城歷史的諸多疑點，也在在需要時間、原因來解開，特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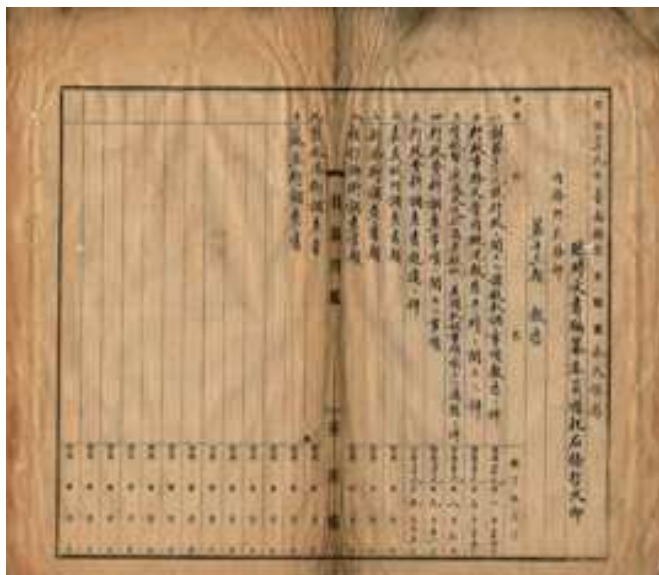
17 陳鴻獻，〈清代鹽水的貿易與官治組織〉，《南瀛文獻》3（2004年8月），頁127～132；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鹽水鎮社區總體營造規劃期中報告書》，（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1996年）。
18 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八種，頁671。
19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築城檔案簡介〉，《臺灣文獻》49：1（1998年3月）；戴震宇，《臺灣的城門與砲臺》，（臺北：遠足文化，2001年）。



時間不明的史實裡，鹽水築城歷史常被認為鄉野傳奇般的對待，甚至連鹽水人提到這段史實，也無法肯定的敘述這段歷史的存在。不過，這個難題目前可以獲得部份的解答，因為筆者非常幸運地，在研究過程中獲得一份相當珍貴的資料，這份資料尚未被學界注意，深藏於民間，終於在此機緣下提供鹽水築城歷史的珍貴引證。

筆者這份資料，來自於臺南縣月津文史發展協會執行長林明堃先生，據說這份資料在鹽水已流傳一段時間。筆者研判，這份原始資料應是日治時期日本官方遺留的調查報告，按報告封面記載〈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庶務部第十三類報告」等可知。從時間明治二十九年（1896），也就是日人領臺的隔年，而調查書用當時嘉義支廳公文紙書寫，原因也是鹽水當時即屬臺南縣嘉義支廳所轄。

此外，從報告封面又可發現其他如〈嘉義城內調查書類〉、〈新港街調查書類〉、〈樸仔腳街調查書類〉、〈蔴豆街調查書〉等，由此證明日治初期日人採取調查的方式，為日後掌控臺灣情勢以利統治做準備。也由於如此，後人才得以從日治留存的調查中獲取當時臺灣的重要資料。



圖一：臺灣總督府檔案

這份調查報告，筆者後來查證亦見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圖一），²⁰因此增加該份調查報告之真實

2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專賣局數位化檔案資料庫。



與可靠性。根據明治二十九年（1896）〈鹽水港街調查書〉記載鹽水築城的原始史料如下：²¹

「鹽水港保良分局調

第二條庄街或數庄街民人籌集款項作何事業其收款是何方法

一造設柵門

柵門之設所以劃界并防盜賊也鹽水港街於道光二十年巡司孟愈倡率該街民人捐金築造東西南北磚柵門四座每門費銀約五百餘兩。」

這份調查的首頁，記載「鹽水港保良分局調」，判斷這應該是當時鹽水保良局提供給日人的調查資料。日人治台之初，為疏通民意籠絡民心，乃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設立「保良局」，但翌年隨即撤消，當時鹽水保良局長為鹽水名人葉瑞西。葉瑞西生於清咸豐三年（1853），家族經營糖業有成，在鹽水舉足輕重，光緒年間官授五品同知銜，日人治臺，先後又應聘出任保良局長、臺南廳參事、鹽水港廳街庄長、鹽水港區區長等職，最後卒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²²

這份完成於日治初期的〈鹽水港街調查書〉，距離築城時間並不算久遠，而當時提供調查資料給日人的保良局長葉瑞西，其實也在築城後的不久出生，而且據筆者參閱這份多達數十頁調查報告其他有關鹽水的描述，研判這份調查書應該有其準確性。

從調查書中的內容，記載「造設柵門」，有人可能會質疑木柵圍成的村鎮算是「築城」嗎？學者李乾朗認為，若連木柵或竹圍式的村鎮也算，全臺可能很難統計正確的數字。如同在屏東內埔鄉「新北勢莊」留有日治明治年間「重建東柵門樓捐題碑記」，當時村莊也應有柵門之設施，但並未納入築城之列。依李乾朗的看法，「築城」是以具有土城規

21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22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487。



模並設門樓者來計算。²³而鹽水的城垣，如同初期的城池多植荊竹或以木柵為牆，但在城門部份仍可見「三合土」作牆面並摻雜著磚塊的城壁構造，所以在調查書中又以「磚柵門」稱之，從目前鹽水殘存的城壁中可證，因此與一般木柵或竹圍式的村鎮情形不同。

築城時間就在「道光二十年」（1840），那時候鹽水商業活動相當興盛，從當時鹽水郊鋪活絡之情形可知。至於，築城之因素，根據調查書中所言，在於「劃界并防盜賊」。「劃界」，主要設於對外的主要分界上，以作為安全防禦、區域界限、減少糾紛之用。「防盜賊」，即在防外患，這恐怕就是鹽水築城最主要的動機。

在一個治安不良，盜賊擾亂的時代裡，鹽水為了維護居民安全，在其市街周圍築建城牆，應該視為合理的懷疑。清代的臺灣社會被稱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民變迭起之地，據統計，滿清統治臺灣兩百多年間，發生大小民變就有七十餘次，由此可知抗清事件不斷的發生。由於每逢民變，鹽水因其地理位置以及港口的重要性，常成為兵家爭相搶奪的地點，即使雍正十年（1732）清廷為加強其港務、稽查及兵防，將佳里興巡檢衙署移建於鹽水港，但還是難抵盜賊不斷的入侵。從歷次攻打鹽水港之史事來看，雖可反映出鹽水港當時的重要，但相對的鹽水也深受其害。其中，受創最嚴重的應是道光十二年（1832）張丙之亂。當時張丙發動戰事，首襲鹽水港佳里興巡檢司，因官兵奮勇抵抗久攻不下，乃轉略下茄苳北勢坡、八掌溪一帶；其後黨羽黃番婆再率大軍猛撲鹽水港，守備張榮森力戰陣亡，巡檢施模、外圍蘇連發俱傷，兵將殉職者達五十三人，犧牲之慘烈，勝於清代歷次民變。²⁴然而張丙之亂雖經三個月就被平定，鹽水港受害猶深，鹽水港不僅飽經蹂躪與破

23 李乾朗，《臺灣建築閱覽》，（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95。

24 伊勢田劣，昭和十一年傳抄本，《鹽水港鄉土誌》，收錄於《臺南州街庄概況輯存》，（臺北：成文，1985年），頁39～40；陳喜齡、賴垂，〈張丙之役〉，《南瀛文獻》1：3、1：4（1953年12月），頁153～158；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453～454。



壞，官方之衙署、汛塘均被摧毀。這事件帶給鹽水相當大的衝擊，從清總兵將殉職官兵安葬晉封為「五十三將軍」，並令清軍每逢十月七日派員悼祭，歷日治時代持續至今，可知該事件影響之深遠。

除了外患，鹽水內部治安也不佳，按鹽水現存碑文，乾隆年間〈嚴禁地保串棍藉屍嚇索碑記〉記載，當時遊民流氓之類利用病斃屍體，移置於街民的田園屋角，串通地保，乘著黑夜抬背詐嚇，牽連良民，如不附從他們，則丟鎖門首，勾通縣差，帶同白役，藉命除害，誣裁善良，街民皆惶恐不安。²⁵雖然鹽水築城因素，並無法證明與治安不良有直接關係，但由於奸棍盤踞市中，三五成群，肆擾無忌，使得街中商業每下愈況，或許也可作為當年築城背景之參考。

換言之，在盜賊擾亂的時代裡，迫使鹽水不得不思考未來的規劃以及如何改變既有的現況，這在在考驗著當時地方官民的智慧。鹽水也在思索，亂民之所以輕易攻佔，鹽水無險可守應為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事後如何強化鹽水的防禦被視為地方的要務，「築城」或許就是當時鹽水重要的考量。

根據調查書中記載，工事是由巡司孟愈倡率，「巡司」應指佳里興巡檢而言，清代臺灣的官制組織，在縣、廳之下，依實際上的需要，分設縣丞、巡檢，負責所轄區域的事務，巡檢其職務不高，但由於分防在外，卻是鎮守一方的最高長官。並且其為基層的官員，直接與民眾接觸，深刻瞭解民眾的需要與困難，相信鹽水築城工事應該就在孟愈當職所完成的。但孟愈此人經筆者翻閱清代職官表皆不可得，又據陳鴻獻在〈清代鹽水的貿易與官治組織〉中，²⁶針對清代佳里興巡檢的統計調查，也不見道光二十年（1840）巡檢的任何資料，因此並無法清楚瞭解孟愈的出身背景。

儘管如此，當時的築城計畫也應該是在地方官民的配合之下所執行

25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459～460。

26 陳鴻獻，〈清代鹽水的貿易與官治組織〉，《南瀛文獻》3（2004年8月），頁136。



的，從清朝典籍不曾出現這段歷史的描述，判斷當時的建城規畫應該僅限於鹽水本地因應形勢的需要所從事的工事。築城工人研判可能來自民間，可能運用地方丁兵，至於建造城垣最重要的經費，據調查書中所載「東西南北磚柵門四座，每門貲銀約五百餘兩」來看，四座城門建造費僅為二千兩，可想建造之時相當克難，但因建造格局並非相當大，所需經費亦較少。該筆建造經費是由庄街人民籌集款項而來，推測主要還是由鹽水當地的舖戶商人中募款而來。從鹽水商人的歷史來看，他們與地方關係密切，不論造橋鋪路或撫恤濟貧等，都有他們的社會功能與貢獻，尤其是在社會秩序不良、盜賊橫行的狀況下，以鹽水商人的地位可能更要肩負起地方政府的部份功能。

因此，據〈鹽水港街調查書〉中記載，鹽水舖戶捐題支給更夫工資：²⁷

「一夜雇人守更

鹽水港街分為八境每境雇更夫一人夜間擊柝巡視街中為遇盜賊則高聲喊拏附近民人出為擒獲其更夫工資每月約錢三千文各境舖戶捐題支給。」

又據〈鹽水港街調查書〉中，鹽水舖戶捐題支給團練費用：²⁸

「一冬間設保甲局雇團練勇巡緝匪類

鹽水港街每年十二月間雇人四十名分紮四門預防庄人來街買賣被匪劫搶以便救護其雇人工資每名日給銀壹角五尖圓該街舖戶捐題支給若所轄各庄則無此舉。」

由上述可知，鹽水在街中各街道應設有隘門，僱丁打更守衛。街中尚有保甲組織與聯莊制度，共同防禦。而鹽水商戶更肩負社會治安經費來源的重責大任，畢竟，治安的維護，才有商業活動正常進行與街市繁榮，這道理商人尤其能夠體會，因此鹽水商舖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

27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28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角色，不言而喻。

三、城垣形態

築城既是浩繁工程，一切規畫及施工都非常慎重。尤其府縣廳級建造的城垣，不但設計圖要張貼出來，以利於勸捐，同時要造送工料細數銀兩清冊給上級官署。鹽水城垣屬地方官民合力修築，一般相信，雖不比府縣廳級建造的城垣，但應該還是具有某種程度的規模，特別在那年代它確實扮演了「防盜衛民」的重要角色。也由於清朝正史典籍不曾出現這段歷史的描述，筆者僅能在現存的文獻中整合有關鹽水城垣的史料，拼湊還原歷史，雖然必須承認無法將整座城垣的原貌完整重現，但大致上的規模仍能概略掌握，相信這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瞭解鹽水築城歷史，並提供作為深入探討的參考資料。以下就城形、城壁、城門及其他相關設施，分述如下：

（一）城形

原有聚落的規模形式、周邊的地理環境、風水以及築城時的動機考量等，都是影響城池的形狀與規模的重要因素。臺灣的數十座大小城池中，只有臺北府城呈長方形，其餘多半為不規則的形狀，這是因為臺北府城是先經規畫設計築城，再發展城內市街，故城形較方整；而其他則多為市街形成在先，城池興建於後，為遷就既有的聚落與周邊地理環境，於是產生各種造形。²⁹

鹽水城垣的形態也應該屬於不規則形式，因為建城工程是在鹽水港繁盛的道光年間，在既有的街市周圍築起城牆，由於今天城牆幾乎不存，因此真正要判斷城形不容易。不過拆除後城牆，多數成了都市中的

29 李乾朗、俞怡萍，《古蹟入門》，（臺北：遠流，1999年），頁20。



主要街道，如果依據參考文獻或地圖上的描述，以現場殘存的城牆，甚至相關路名為指標，還是可能勾勒出城郭的大致形式來。但是，根據筆者這段時間，針對清代及日治時期有關鹽水的古地圖所作研究，其實並不容易發現可徵之圖，即使完成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臺灣堡圖》，³⁰雖經日人實地的踏勘，圖像繪製精良細膩，但也不見鹽水城垣之記錄。唯一可用之圖，乃日人富田芳郎昭和十五年（1940）在鹽水所作之調查（圖二），³¹依當時市街形態以及四座城門的分布（東門：竹子街東北白河道路公學校前東北端、西門：觀音亭南方學甲路的草店尾南端、南門：橋南街南端新營道路之交叉點、北門：新街北方布袋道路瓦窯附近），大致推測鹽水城垣呈現不規則形式且四座城門方位非正向。



圖二：四座城門分布圖

城周長度與城內面積不詳，但是一般認為築城當時人口可達三、五萬人，懷疑最盛時市街區域應該比現在廣大的多，³²甚至可能有現在街勢的四、五倍之大。³³四、五倍之稱，

3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頁332；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年），頁340。

31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6。

32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4。

33 吳新榮，〈臺灣南部的聚落型態(下)〉，《南瀛文獻》1：3、1：4（1953年12月），頁209。



是較擴張的說法，畢竟鹽水城並非府縣廳級的城池，通常行政層級越高規模越大，鹽水城按照推估，雖具一定程度的規模但絕不會超越府廳各縣的範疇，不過以今日來看當時西門、南門的位置，店舖連接到草店尾、竹圍尾，證明當時的街市確實比現在來的大。推究其因，可能是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清朝統治臺灣的二百多年當中，反清事件頻繁，鑑於民變之頻繁，乃擴大城池以備日後長久固守不無可能。

（二）城壁

城壁代表一座城池的防禦力，城壁的建構以結構堅固實為首要條件。築牆工程也相當複雜，除填築基址與基石外，砌築內牆與外牆也是門學問。不過由於城牆面積廣大，材料用量多，興築時多半會考慮就地取材。臺灣清代的城壁構造歸納起來有五種：³⁴

- （1）柵城－墾拓初期，尚無能力營築磚石城，故圍以木柵，界分內外。如雍正元年（1723）創建的臺南城。
- （2）竹城－即種築荊竹，挖掘深壕以為城。如雍正十一年（1733）創建的新竹城。
- （3）土城－臺灣的土城不用版築，而是以土塊堆砌。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創建的鳳山城。
- （4）磚城－清代最早的磚城為嘉慶十六（1811）的彰化縣城。
- （5）石城－道光五年（1825）改建的鳳山城即為硓砵石所築。真正石城為光緒年間的臺北府城。

鹽水城壁的構造，根據文獻記載，則有幾種描述：

- （1）明治二十九年（1896）〈鹽水港街調查書〉：築造東西南北磚柵門四座。³⁵
- （2）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城壁在城門附近是土壁，城門間大部份是竹圍。唯東

34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1979年），頁244。

35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門附近，土壁稱內城，石壁稱外城。³⁶

(3) 吳新榮，《震瀛採訪記》：鹽水有磚城，也有土城。³⁷

(4) 郭瀛宗，〈鹽水鎮的滄桑史〉：城壁在城門附近為土壁，城門與城門間以竹圍。³⁸

(5) 月港護庇宮管理委員會，〈月港護庇宮沿革與媽祖溯源〉：市街四圍築有城垣，有磚城與土城。³⁹

根據筆者在鹽水所作田野調查，以境內西門城壁殘跡來看，城壁類似土牆，所用之土塊為黏土裡摻有貝殼、磚塊（或磚片），層層壓實後其硬度不下於石塊，外側再以蚵殼灰、糖漿、糯米汁混合而成的「三合土」作牆面（圖三），其結構更形堅實。這與乾隆五十三年（1788）臺灣府城修建之「土牆」性質類似。



圖三：「三合土」作牆面



圖四：荊竹

城壁的構造尤能反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築情況，以臺灣早期

36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5。

37 吳新榮，《震瀛採訪記》，（臺北：遠景，1981年），頁58。

38 郭瀛宗，〈鹽水鎮的滄桑史〉，《南瀛文獻》11（1966年4月），頁51。

39 月港護庇宮管理委員會，〈月港護庇宮沿革與媽祖溯源〉，（鹽水：月港護庇宮管理委員會，2001年3月）。



磚產量不豐的情形下，完全磚牆不太可能，即使土牆也要考量材料用量以及工事的浩大，所以此時必得開發本地的建材。據鹽水地方耆老的看法，鹽水城壁在城門附近為土壁，城門與城門間應該以竹圍為主。在臺灣南部集居型的村落，其防衛設備最普遍的是用「荊竹」圍繞全部村落，對共同防禦相當有利。根據《諸羅縣志》記載：「荊竹高四、五丈，大者圍尺五、六寸。旁枝橫生而多荊堅利，人不敢犯；密者可禦盜。」⁴⁰這種荊竹籬的防衛設備，據說可能學習平埔族的故技，平時竹籬也可禦風雨，用途甚廣。鹽水境內至今仍然可見荊竹蹤影（圖四），據當地人說，以前分布更廣，由於近年來新社區的開發、販厝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使得要看到荊竹圍繞村落的形式越來越難了，不過在鹽水還是可以發現上百年的荊竹，旁枝橫生高聳矗立。

（三）城門

一座城池的城門數量是依行政層級與規模而定的，府城可闢八門，一般縣城多開四門。城門通常分置於東西南北四向，再依風水及城內外主要通路的位置稍作調整或增補。

根據文獻記載，鹽水城門共四座，依其方位命名分別為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城門之形式，則不見於史料記錄。不過從早期鹽水繁榮時期，無數騷人墨客聚集，留下不少詠嘆詩詞中，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其中吟誦「月津八景」中之第四景「東門曉日」即有類似城門的相關描寫，只是其年代、作者已不可考。其詩吟：

「羲如馭日上峰頭，遠近村墟曉霧消，東郭雞催千戶開，南枝雅吟一浮輪。

銀河欲曙晨星淡，芳草霑天玉露稠，陽德呈祥城上望，雲霞輝映大瀛洲。」

後人揣摩這首詩的意境，描述為鹽水城東門醺樓上，早晨放著光彩

40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頁221～222。



從雲縫間露出來的陽光，映著樓閣的景趣。⁴¹

根據此詩對東門的描述，我們推測鹽水城門可能具有「城門樓」的形式。城門的構造，主要包括城門樓與城門座兩部份。城門樓位在城門座上，除了以壯其觀，亦為兵勇駐守眺望及戰時指揮所設置之處。城門樓的形式一般可分成樓閣式與碉堡式兩類，臺灣的城樓多數屬於樓閣式。⁴²

有人認為詩作並不能代表嚴謹的文獻，月津八景只能當作鹽水舊景已非，後人現在憑藉這些詩作來感受當時秀麗的風景，而《鹽水鎮志》也把它歸納為「傳說空間」，⁴³因此，就鹽水城門樓這部份，並沒有直接證據可取證。同時，筆者在鹽水也找到一位鄭丁一老先生，生於民前二年（1910），對於過去的記憶皆相當清楚，根據他對筆者的描述，在他小時候，還可以看到東門，至於西門、南門、北門都沒有印象，據他說，東門就位在現在鹽水牛墟附近，只剩城門這部份，已經看不到城牆了，而城門形式據他形容，城門座為一圓拱門，是出入東門的孔道，城門座上看不到城樓，當時也不見任何駐兵，純粹只是一般民眾在進出。筆者顧慮鄭老先生已高齡九十七歲，過去記憶可能有限，不過經過幾次的訪談後，筆者發現鄭老先生的思路相當清楚，尤其描述到城門部份，前後答案一致，並且還能陳述出當時細微的景物，如東門旁有老榕樹，當地人還說那邊很「陰森」等。⁴⁴按鄭老先生描述東門附近很陰森的說法，筆者認為應與東門附近有殉職官兵五十三人安葬於「五十三將軍廟」有關。

城門文獻無據可考，從鄭老先生的口述，我們雖然解開部份城門的疑問，不過，針對鄭老先生描述鹽水城門是沒有「城樓」的說法，鹽水人則提出了質疑。據筆者與地方耆老的訪談，他們質疑如果鹽水城門沒

41 吳等松、蔡和泉，〈月津八景〉，《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9～300。

42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2003年），頁41。

43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467～471。

44 陳美惠訪問紀錄，〈鄭丁一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12日、20日、27日。



有「城樓」的話，就是沒有瞭望臺，那城門就無法達到登高望遠、駐兵眺望的作用。⁴⁵針對這點，筆者翻閱臺灣城門相關資料，還是可以發現小型沒有城樓的城門，如嘉慶十七年（1812）所建的噶瑪蘭城原先僅四座城門是沒有城樓的；或僅存基座的城門，如目前恆春城之西門、北門，城樓已不存在，只剩城座立於交通要道之上。⁴⁶其實，以當時鹽水建造四座城門造價僅二千餘兩，與府廳各縣動輒數十萬兩或百萬兩相較之下，鹽水城門是否建造城樓值得思量，另外，也有可能受訪者鄭老先生小時候看到的是城門樓已毀，僅存基座的城門，這些都可以當作我們思考的方向，不過除非有確鑿證據出現，筆者還是傾向保留態度，不作任何臆測。

（四）其他相關設施

一座較具規模的城池，除了城門、城樓、踏道、馬道、城牆外，還有幾種其他相關的設施，例如砲臺、水洞、壕溝、吊橋及堆房等。

由於鹽水城的規模比不上官建的城池，文獻記載僅有「壕（濠）溝」相關設施。壕（濠）溝，與城郭護城河功能相同，可防止敵人近攻，增加防禦性，同時還具有灌溉的用途。根據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記載：⁴⁷

「鹽水港繁盛於道光年間，市街周圍築泥城，設有東西南北四門，又以水濠環繞，俾便於舟楫和防禦。水濠大部以曲流小溪充當之，唯市街北面是乾壕，因此可推測此面是掘鑿的。……」

以港市繁盛的往時鹽水市街，有水濠和城壁圍繞，是所謂環濠城廓都市，……用於航行的曲流水路的水濠在市街裏面……。」

按照富田芳郎的描述，可知鹽水為了維護居民的安全，曾於道光年間在其市街周圍建造城門，並利用水濠的環繞，除用以泛行舟楫外，邊

45 陳美惠訪問紀錄，〈陳世榮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0日。

46 戴震宇，《臺灣城門與砲臺》，（臺北：遠足文化，2001年），頁50～51、132～135。

47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4～295。



收防禦之效。

除此之外，又據〈鹽水港街調查書〉中記載，濠溝之維護：⁴⁸

「一庄街竹圍濠溝

如有損壞由庄街人民捐題修築。」

日人藤島亥治郎昭和十一年（1936）在臺灣進行實地調查，他認為在雍正到嘉慶的清朝前期（十八世紀初期），城池的形制多是圓形，或較多是以類似圓形的平面格局，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忙著開拓和平定亂事，沒有充分時間構築堅固的城池，只能在都市周圍臨時用土塼圍繞，外圍再種些荊竹應急的措施。⁴⁹鹽水城，建造雖稍後但亦然，在一個治安不良，盜賊時來擾亂的時代裡，鹽水居民自築土城，雖然比不上清廷建構的府城與縣城有砲臺或更多的防禦設置，但是就守護全城居民的安全來說，也不失一時權宜之計。

四、城垣殘跡調查

清廷最初只在臺灣的四個縣興建縣城，後來其他都市也陸續興建城池，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各地的城堡已經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連城壁城門的遺跡都保留不多了。目前已無完整保留的城池，僅能由局部的斷垣殘壁，和孤立在十字路口圓環內的城門，勾勒出當年擔任保護百姓生命財產重責的巍峨城池。

鹽水城闢建四座城門，保護城內百姓安全，避免強梁劫盜的侵襲，如今因時代的進步，早期的通路，已然擴建成來往的大道，城門自然湮消在歷史的軌跡。鹽水城垣的消失，時間已不可考，但探究原因可能

48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49 藤島亥治郎著、詹慧玲編校，《臺灣的建築》，（臺北：臺原，1993年），頁138～139；藤島亥治郎著、趙芳如譯，《臺灣原味建築》，（臺北：原民文化，2000年），頁228～229。



是：

（一）自然破壞

地震、颱風的摧殘有時也是導致城樓凋零或消失的原因。鹽水因地處嘉南平原地震帶，地震頻繁，嚴重如昭和二年（1927）大地震，造成房屋數百戶的倒塌；⁵⁰又因本鎮急水溪與八掌溪通過，加上夏季雨量豐沛，在颱風期間常有水災發生，造成境內不小破壞力，因此推測廢棄後的城垣，極可能在地震或風剝雨蝕年久失修的情形下，分崩傾圮。尤其鹽水城以三合土構築，不比磚石堅固，城垣在天災肆虐下更容易只剩斷垣殘壁。

（二）社會秩序獲得控制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據給日本，日人在臺灣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利用警察的力量，深深控制到底下每一個階層，確立了社會的治安，並維持了社會的秩序。以往自衛系統和聯莊制度等，一齊由政府擔當接管。因此，當治安不成問題時，城牆、城門、壕溝等就顯得沒意義，鹽水城垣極可能因而遭受拆除，結束護城護民的使命。

一般認為，日治時代總督府推動「市區改正」計畫，將臺灣部份的城樓拆除，改建寬廣道路，是城垣難以倖免於難的主因。關於這點，筆者查證鹽水部份街道亦於昭和十二年（1937），⁵¹依據都市計畫令修改過，路面寬十五公尺，舊有的市街建築為日本人改建為昭和型的二層建築，取代了原有的低矮房屋。儘管如此，並無法將鹽水城垣的消失皆歸於「市區改正」的緣故，尤其經筆者調閱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關昭和十一年（1936）〈鹽水街市區改正工事〉⁵²〈鹽水市區計畫圖〉⁵³（圖

50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昭和二年（1927），8月26日，第一版；《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1927），8月28日，第四版；《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1927），8月29日，第四版。

51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頁191～194。

52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0711冊第3件，〈鹽水街市區改正工事〉，昭和十一年（1936）

53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0711冊第3件〈鹽水市區計畫圖〉，昭和十一年（1936）；黃武達，《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2006年）。



五），發現都市計畫道路，乃針對當時鹽水主要街道（布街、伽藍廟街、中街、媽祖宮街等）作修正，其實與四座城門尚有些距離，因此並沒有直接證據，可證鹽水城垣的消失與日治時期「市區改正」有關。

尤其鹽水城垣自道光二十年（1840）興築至昭和十二年（1937）鹽水街「市區改正」，近百年的變遷中三合土構築的城垣到底遺留多少殘存的城跡？真的值得去思考。因此並不排除鹽水早於「市區改正」之前，為了道路的暢通，極可能除去位於狹窄又泥濘街道的城門設施，當時城門或許已不完整，僅剩斷垣殘壁，但剷平後的街道也將便於適應新的運輸工具做準備。



圖五：昭和十一年鹽水市區計畫圖



不可諱言，城池的特徵就是以牆垣將一特定區域圍住，就現代都市的角度觀察，確實是保一時之平安卻犧牲長遠的發展。尤其臺灣近百年來發展快速，城池因為佔地不少，且多位在主要市街道路，因此才被認為阻礙都市計畫的發展。一般認為，城池限制都市的發展，是遭受劫難的最主要因素，不過城池到現在必須承認是無用武之地了，只是該如何去看待這些殘存的城跡，見仁見智，以目前臺灣可見的城門城壁遺跡是不多了。

現今鹽水民間，筆者找到一首吟誦鹽水的詩，詩云：「鹽水古名大龜肉，奎壁亦是伊古名，清朝月津有古城，日本佔後城無影，……」，⁵⁴從詩中內容，可以體會作者對鹽水城的不捨，同時也可看出鹽水人普遍認為鹽水古城的消失與日本治臺有關。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可證明鹽水四座城門都在日治時代消失，不過根據筆者訪問鹽水人瑞鄭丁一，倒是親口證實東門確實是在日本統治期間被拆除的。⁵⁵日治時期，日人富田芳郎曾於昭和十五年（1940）在鹽水從事田野調查，據他所寫的調查報告中，很清楚看出鹽水四座城門早已無跡可尋，而且鹽水市街形態早從丁字型進一步形成複雜的格子型道路。⁵⁶確實，根據筆者在鹽水所作田野調查及訪問，日治時代出生且八十歲以上的鹽水老人家，已不曾看過鹽水城門，⁵⁷可知鹽水城門消失的時間應該還要更早。臺南縣人吳新榮曾於民國四十二年、四十七年先後在鹽水做採訪記錄，其中有關東門城的描述：

「牛墟中尚有『鹽水港城壁』的地基兩三丈浮在地上，這可證明鹽水港是一城鎮，本縣除鹽水有磚城之外，也有土城，恐怕別縣早

54 陳世榮，《陳世榮詩集》，（作者自版，2005年）。

55 陳美惠訪問.紀錄，〈鄭丁一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12日、20日、27日。

56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294～298。

57 陳美惠訪問.紀錄，〈郭漸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0日；陳美惠訪問.紀錄，〈陳辜厝味女士訪問紀錄〉，2006年3月18日；陳美惠訪問.紀錄，〈李再生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3月21日。



已沒有了。」⁵⁸

另外，鹽水早期也有一說，從鹽水國小馬路的草地上可以找出一道東門城址的痕跡。⁵⁹這些由於距離現在已有一段時間，已無法去查證其真實性。至於鹽水地方耆老曾德輝，也曾針對鹽水四座城門的位置重作勘察，據他重新調查的結果：東門：竹仔街（朝琴路）土庫路中；西門：往學甲路（月津路仔段）草店尾；南門：橋南里竹圍仔尾前段；北門：新街武廟後瓦窯附近。⁶⁰按照他的調查，其實與日人富田芳郎針對四座城門的位置所作調查相去不遠。

再據筆者這段時間在鹽水所作田野調查，古東門附近，已不見地基浮在地面反而是與兩旁新式柏油路面（朝琴路、土庫路）平行，而傳說中東門城址的痕跡也無跡可尋，地方耆老吳等松說，原本這邊應該有些老榕樹，當地人都以榕樹來確認城門的位置，不過榕樹都已不存在。⁶¹倒是可見清道光年間保護鹽水居民殉職的官兵「五十三將軍廟」（圖六），但該廟是在後來重新改建過的，尚保存當年的墓碑。廟前即鹽水牛墟所在地，據考證，日治初期牛墟乃在東門外，⁶²後來擴大到包括東門，牛墟附近當地人盛傳有東門城牆之遺跡，尤其早期牛墟附近，地上常見一些類似土塊、石塊散落於地面，有人就懷疑這些是城門殘跡的遺留，但是自從牛墟鋪上水泥地之後，這些殘跡已不多見，地方耆老跟筆者表示，這邊曾經因為道路施工開挖路面，結果意外挖掘出部份城門的殘牆，因此當地人堅信，只要時機成熟東門城垣殘跡必定會出土。⁶³另在東門附近發現水濠蹤跡，在當時利用自然的河道環繞城門，只不過現在來看已變成大排溝（圖七）。

58 吳新榮，《震瀛採訪記》，（臺北：遠景，1981年），頁58。

59 吳等松、蔡和泉，〈月津八景〉，《南瀛文獻》2：1、2：2（1954年9月），頁300。

60 陳美惠訪問.紀錄，〈曾德輝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13日。

61 陳美惠訪問.紀錄，〈吳等松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5月10日。

62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810冊第13件，〈牛墟場設立願〉，明治三十一年（1898）。

63 陳美惠訪問.紀錄，〈李慶輝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0日；陳美惠訪問.紀錄，〈陳肆全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3日。



圖六：五十三將軍廟



圖七：東門附近水壕

西門城址殘跡（圖八），位於月津路的草店尾，是鹽水四座城門唯一留下殘跡者。一般鹽水居民多誤作「南門」城址，研判可能與四座城門方位並非方正且西門與南門的位置相當接近有關。根據筆者調查，目前西門城址殘跡座落民宅一隅，整片牆垣僅剩高198公分寬193公分，附近則散布一些高低不齊殘牆遺跡，材質可清楚看出是三合土夾雜著少量厚度不一的磚塊。據屋主李姓人家說，⁶⁴這片殘牆的位置應該是靠西門附近的城牆，而且跟他們家生活了很久的時間，據說他們家的房子也都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曾經有人半夜想盜取城牆，但城牆實在是堅硬不易盜取，他還指出，從殘存的牆垣中還可以看到「射孔」遺跡（圖九），就這點筆者持保留態度，因為也有可能風吹雨淋所造成的鬆動，不過從城牆斑斑的青苔痕跡，更像記錄著艱辛的城垣歷史。殘垣的旁邊及後面則發現高聳矗立「荊竹林」，據當地人描述荊竹的年代久遠，從那盤根錯節旁枝橫生的樣子來看，還真令人懷疑它們是否歷經了護城的過程，也由於附近尚未完全開發才得以保留這些荊竹。

64 陳美惠訪問.紀錄，〈李榮聰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13日。



圖八：西門城址殘跡



圖九：疑似「射孔」遺跡

從「竹圍仔尾」筆者找到舊南門的位置。「竹圍仔尾」，顧名思義該地是被荊竹給圍起來的。據筆者實地走訪，想像早期南門城附近應該圍繞著相當數量的荊竹，到目前當地還是可見荊竹分布，但不多了，聽老一輩說，以前荊竹數量真的相當多，尤其分布在聚落外圍，近年來由於新社區開發、販厝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竹圍仔尾」快空有其名。⁶⁵城門附近的水濠，在日本統治時期已變成嘉南大圳的水道（圖十），現在則為農田水利局管理。來到當地已絲毫感覺不出古城門的味道，反而車水馬龍尤其是通往新營交流道的路上，我們只能感嘆城鄉速發展相對也失去了古意。

相對於南門城址的熱絡，北門城的位置就顯得有幾分落寞。舊北門城，位在鹽水武廟後方「瓦窯」聚落。「瓦窯」乃日治時期有製瓦工廠在此，⁶⁶據筆者實地查訪，瓦窯早就不存在了，當地七、八十歲老人家也說從小就沒有看過有瓦窯，更遑論有城門的存在。不過從附近居民訪談中，提到他們在整地或民宅翻修時確實都會挖到破碎瓦片，⁶⁷而且筆

65 陳美惠訪問.紀錄，〈陳榮光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3日。

66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1998年），頁185～186。

67 陳美惠訪問.紀錄，〈范白鷺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0日。



者進一步在荒廢農田裡也發現曾經燒窯紅土的痕跡（圖十一），筆者推測這邊應該就是日人富田芳郎指稱北門的位置。此外，在富田芳郎的調查中曾描述北門有人工「壕溝」，據筆者在附近觀察的結果，是有類似「水窟」的遺跡並且水面飄流著大量水生植物，不過據當地范先生說，「水窟」傳說是瓦窯挖土所留下的遺跡，與壕溝應該毫無關係，⁶⁸因此筆者推測壕溝很可能早已填平。至於北門遺跡，也無跡可尋，只剩當地人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



圖十：南門附近水壕



圖十一：北門瓦窯位置

五、結語

當初筆者會撰寫這篇文章，一方面目前有關鹽水城垣的介紹並不多，另一方面也發現其中記載的不正確，因此希望盡己之力為鹽水城垣留下記錄，尤其是在證據逐漸消失的情形下，在現有文獻之外，運用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以彌補文獻不足的缺憾。撰寫過程中，筆者訪問不少當地耆老及鹽水居民，他們對於鹽水城垣的「看法」兩極化，一派認為

68 陳美惠訪問紀錄，〈范白鷺先生訪問紀錄〉，2006年4月20日。



鹽水城垣應該具有「相當規模」，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按鹽水一如其他三地，曾經是臺灣地區與大陸海運相通的重要港邑來判斷，城垣應頗具規模及氣勢。不過，另一派則認為「四月津」只是一種懷舊式的對鹽水昔日榮光之浪漫想像，以鹽水行政層級地位絕對無法超越府縣各級，故城垣的格局有限，很可能只是一種「竹籬笆」形式而已。

在鹽水，要說服地方居民有關鹽水不曾經是「四月津」這個說法，有點困難，也須以更多史料來求證。筆者態度不強調鹽水是否曾是臺灣第四大城市，而是著重經濟發展曾經讓鹽水有過一度的繁華，鹽水築城即見證這段歷史，城垣就是最佳見證者。本文藉由文獻的探討及日治初期〈鹽水港街調查書〉的發現，釐清鹽水城垣部份史實，第一、建造年代；第二、建造動機；第三、建造經費，以及城垣部份輪廓，雖不敢說是突破，但也解開城垣歷史的部份疑問。尤其田野調查部份，對筆者的研究助益頗大，每次走訪城門城址，都有不同發現、不同經驗，這可能是「凡走過必留痕跡」也適用於歷史的研究與調查，只是，令人憂心的是這些僅存殘跡或證據，逐漸被破壞也很有可能消聲匿跡的一天。

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時代，因為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背景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文化，一個地區的遺跡或一個時代的古蹟，明顯地成為該地區或該時代文化特徵的證據及象徵。鹽水城門遺跡，記錄了鹽水先民為了生存與入侵者搏鬥的心情，也成就了鹽水港市貿易發展綻放異彩，過去為了守護全城居民的安全，如今功成身退孤單屹立民宅邊，它已在鹽水人的心中失去了應有的份量。不可否認，鹽水城垣不及府縣各級之規模與氣勢，也從未得到清朝官方任何的關切，它只是老百姓自築的土城堡，不同城垣有著相異宿命，但作為地方上精神之依歸與社區文化的橋樑卻是共同之處，如何透過老城牆來喚起人們對鄉土之情感，恐怕是鹽水人及地方政府有待努力的目標。

這篇〈鹽水城垣調查探討〉，筆者把它定位在鹽水城垣初步的調



查報告，希望藉由這份調查的出現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鹽水人或學界人士的注意與重視，尤其鹽水城垣部份疑點尚未釐清，猶待史料及新事證的出現來補綴其完整性。

臺灣文獻

第五十八卷第一期



參考文獻

-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卷七兵防志〉、〈卷十物產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兵制〉、〈卷十三職官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清聖祖實錄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 ◎張炳楠，《臺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軍事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
- ◎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臺灣文獻叢刊。
-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一冊〉，（臺北：文建會，2004年）。
-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708冊第9件，〈鹽水港街調查書〉，明治二十九年（1896）。
-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810冊第13件，〈牛墟場設立願〉，明治三十一年（1898）。
-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0711冊第3件，〈鹽水街市區改正工事〉，昭和十一年（1936）。
-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0711冊第3件，〈鹽水市區計畫圖〉，昭和十一年（1936）。



- ◎伊勢田劣，昭和十一年傳抄本，《鹽水港鄉土誌》，收錄於《臺南州街庄概況輯存》，（臺北：成文，1985年）。
- ◎李乾朗，《臺灣建築閱覽》，（臺北：玉山社，1996年）。
-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1979年）。
- ◎李乾朗、俞怡萍，《古蹟入門》，（臺北：遠流，1999年）。
-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2003年）。
- ◎藤島亥治郎著、詹慧玲編校，《臺灣的建築》，（臺北：臺原，1993年）。
- ◎藤島亥治郎著、趙芳如譯，《臺灣原味建築》，（臺北：原民文化，2000年）。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年）。
- ◎黃武達，《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2006年）。
- ◎鹽水鎮公所編，《鹽水鎮志》，（臺南縣鹽水鎮：鹽水鎮公所，1997年）。
-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局，2001年）。
-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鹽水鎮社區總體營造規劃期中報告書》，（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1996年）。
- ◎戴震宇，《臺灣的城門與砲臺》，（臺北：遠足文化，2001年）。
- ◎吳新榮，《震瀛採訪記》，（臺北：遠景，1981年）。
- ◎陳世榮，《陳世榮詩集》，（作者自版，2005年）。
-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1998年）。



-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築城檔案簡介〉，
《臺灣文獻》49：1（1998年3月）。
- ◎蔡清海，〈臺南縣鹽水港沿革〉，《南瀛文獻》30（1985年6月）。
- ◎吳新榮，〈臺灣南部的聚落型態(下)〉，《南瀛文獻》1：3、1：4
（1953年12月）。
- ◎郭瀛宗，〈鹽水鎮的滄桑史〉，《南瀛文獻》11（1966年4月）。
- ◎陳鴻獻，〈清代鹽水的貿易與官治組織〉，《南瀛文獻》3（2004年
8月）。
- ◎陳喜齡、賴垂，〈張丙之役〉，《南瀛文獻》1：3、1：4（1953年
12月）。
- ◎富田芳郎，〈鹽水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調查〉，《南
瀛文獻》2：1、2：2（1954年9月）。
- ◎月港護庇宮管理委員會，〈月港護庇宮沿革與媽祖溯源〉，（鹽水：
月港護庇宮管理委員會，2001年3月）。
- ◎吳等松、蔡和泉，〈月津八景〉，《南瀛文獻》2：1、2：2（1954
年9月）。
-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昭和二年（1927），8月26日，第一
版；《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1927），8月28
日，第四版。
-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1927），8月29日，第四
版。